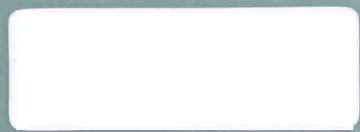


刘国重 著

破译金庸密码



非 飛 連 天 賦 白 蕭 笑 書 裙 俠 倚 瑤 鴛

ANDY 116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破译金庸密码

刘国重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译金庸密码 / 刘国重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7740-4

I. ①破… II. ①刘… III. ①金庸—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4893号

破译金庸密码

POYI JINYONG MIMA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责任编辑:余金锁

装帧设计:吴亢宗

责任印制:王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5.5

字数:390千字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1 桃谷六仙与苏东坡——“破译密码”示例
4 “误读”金庸？——对《金庸密码》的自辩

辑一 金庸密码

- 15 《射雕》《神雕》之释名
31 郭靖之“忍”与“仁”
39 白玉堂与黄蓉
42 丐帮、《江湖奇侠传》、叫花鸡
44 略谈“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47 谈新版《射雕》欧阳修与甥女事
51 恋爱中的黄药师
55 黄药师夫人记忆力如扫描仪
62 欧阳锋：挑战自我的影子武士
69 郑板桥与洪七公，食指大动！
72 徐志摩是杨过吗？

- 79 《倚天屠龙记》之释名
- 87 七伤拳·怨毒·毗陀罗咒(外二章)
- 93 外甥见舅如见娘
- 95 《天龙八部》之释名
- 106 金庸仰望古希腊的天空——谈乔峰
- 114 乔峰与金庸的恩师
- 117 《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之释名
- 126 胡侃“胡一刀”
- 129 苗人凤与蓝凤凰之湘西情缘
- 132 《碧血》《连城》《侠客行》之释名
- 143 也谈《碧血剑》书名与回目
- 146 《连城诀》：黑暗之书
- 150 略谈《侠客行》之赏善罚恶
- 152 《笑傲江湖》之释名
- 167 给《笑傲江湖》找病
- 178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给向问天卸妆
- 205 黑木崖上，十二年前……——日月神教近世史新探
- 225 《书剑》《鹿鼎》之释名
- 231 梦想照进现实——谈红花会与天地会
- 235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
- 241 《书剑恩仇》与黄埔军校
- 244 乾隆饿了
- 247 敬谈康熙朝第一伟人韦公小宝
- 253 刘邦转世？——第三只眼观《鹿鼎》
- 275 康熙·路易十三·明仁
- 278 后先辉映，鲍超与韦小宝——浅谈清代两大书法家
- 280 祖先名讳后人编
- 282 根本未“自宫”，如何便入宫？——谈金庸小说“掩眼法”之妙用

- 288 太监公公,宁有种乎?
- 290 大地恩情,绵绵无尽——谈韦母春芳
- 293 吴六奇泛舟放歌
- 297 金庸“释名”录

辑二 我看金庸

- 325 也谈《金庸作品集》最新修订版
- 332 简论金庸十五部小说(兼排位次)
- 338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
- 343 金庸已经被读者抛弃?
- 350 金庸,色情作家?
- 354 给《金庸作品集》找病!
- 375 谈金庸小说中的成语运用
- 377 天涯何处寻兄弟
- 380 欲采苹花不自由
- 384 俗耶雅耶? ——审视金庸小说
- 391 我对金庸文学成就的怀疑与确信(外一篇)
- 394 学者小说
- 398 给金庸、古龙、梁羽生打分?

桃谷六仙与苏东坡 ——“破译密码”示例

《笑傲》书中，黄保坪上，众人同声颂赞桃谷六仙之俊美、潇洒：

桃谷六仙不知众人取笑自己，还道是真心称赞，更加笑得合不拢嘴。桃枝仙道：“我妈当年说咱六个是丑八怪，原来说得不对。”有人笑道：“当然不对了，你们只有六个人，怎能成为丑八怪？”有人轻道：“加上他们爹娘……”（《笑傲江湖·二六 围寺》）

这个“有人”，不知是谁？

听这声口，倒像是东坡居士。

东坡闻荆公《字说》成……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鸛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调谑编》）

从金庸的多处文字，很能看出他对苏轼，真正佩服到五体投地。

金庸“丑八怪”，有无受到苏轼“鸛九鸟”影响？我不敢断定，只是说大有

可能。

苏轼： $7+2=9$ (九鸟)

金庸： $6+2=8$ (八怪)

二啊！“和爷和娘”，道理一样。

网友 Freedom 在这篇短文后留言：“小说里的每句话，楼主似乎都能找到出处或与之关联的地方。不过，小说就是小说，金庸写的时候不见得想那么多吧？BUT，看楼主的‘牵强附会’，总是很有意思，也受教了。”

以下，是当时的答复：

平常我也喜欢开玩笑，多数并不好笑。有限几次，感觉自己讲的笑话大有意思，过几日再想，还是有意思的，值得回味。但我终于不能确定自己居然也能说出这么有意思的话是自出机杼还是受了以前看过听过笑话故事的影响——即使我当时根本记不起自己曾接触过相似的笑料。

推己及人。我是觉得这“丑八怪”情节的由来，不外三种可能。一、金庸灵机一动，自出机杼。二、受到苏轼“鸬九鸟”故事影响。三、还是受人影响，却非东坡居士，有其他来源。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毕竟我读书有限，与查先生是不能比的。

因此，对自己的猜测，向来不敢自以为是。2006年，我在网上发的第二张贴子《破译金庸密码》，即已申明：“猜中了，是运气。猜错了，是丧气。如此而已。知我罪我，我还是我。”

回到第二种可能性。假如金庸“丑八怪”故事确实受到苏轼“鸬九鸟”玩笑的影响。此时，又出现两种可能性：一、金庸自知自觉；二、金庸不知不觉。

我们读过的书，一段时间后，似乎已经被我们遗忘。真的完全忘了？我觉得不是。有些东西，已经沉淀在我们记忆的深层，当情境适合时，就有所触发，恍惚间记起了一些，但要挨个追究到底是从哪本书上读到的，终于不能像中药铺那样分辨得清楚。

三千年的文化积淀，太深厚，后世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煞是为难！这一影响，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

毒”，一如金庸所言：“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

张爱玲晚年，想起她从未见过的祖父母（张佩纶夫妇）：“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张爱玲《对照记》）

坦白说，我也感觉“金庸写的时候不需要想那么多”，有些事，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想，它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

金庸晚年也说过一段话，可与晚年张爱玲《对照记》作对照：“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2010年1月

“误读”金庸？ ——对《金庸密码》的自辩

【题 记】

自2006年7月，鄙人始发帖于网上。朋友们客气，说了许多夸奖鼓励的话，令我汗颜。也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有些我能接受，马上对原帖作了改动。有些则非我所能苟同，于是写有《谈金庸研究之所谓“末路”》一文，作“总答复”。意犹未尽，乃取旧帖一张而扩充之，续有申说，曰：再辩护。

知堂老人信持“不辩解主义”，道是：“一说就俗。”鄙人则“总答复”于先，“再辩护”于后。一辩再辩，说了还说，分明已是“俗之又俗的俗物”了。

不为已甚，言尽于此。不会再强聒不舍、哓哓辩说了。

—

南窗寄傲生《读金庸小说札记》：

《西游记》第九回写渔樵对答，渔翁张稍作《西江月》有：“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则金庸这部小说书名赫然就在其中，可见并不是金庸杜撰。

《笑傲江湖》的主人公，在作者看来，乃是“天生的隐士”，而《西游记》中这位高歌“笑傲江湖”的张稍，“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却也是隐居之士。

而在《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录了沙和尚的诗歌体口述自传：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

二者齐观，则《笑傲江湖》的书名与“任我行”的名讳，皆完整地见于《西游记》一书。

金庸读《西游》，据他自言，是在“小时候”，感觉大约在八九岁年纪，到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中，金庸又让韦小宝与双儿聊起了《西游》故事。

金庸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曾谈道：“‘俗文学’也是文学……俗文学中有极高品味者。”所举例证，便是“《西游记》、宋词、元曲，等等”。

金庸天生一种“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读天马行空之《西游记》当会兴味盎然，而“笑傲江湖”“任我行”这样的词，对这种个性的人，天然具有吸引力、魅力。^①

有朋友说：“笑傲江湖和任我行这两个名字很通俗啊！”

当然很通俗！——却是在金庸发表《笑傲江湖》这部作品之后。

① 2001年，在台湾。

“请问金庸先生目前平日作息大概？”

金庸答：“在浙江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期间……不在学校时，作息任我行，并无规律，睡得很晚，起得也晚。”

就我浅见所及，在吴承恩到金庸，数百年间，绝少有人再把笑、傲、江、湖四字连用。

李敖嘲骂金庸，真正不遗余力。不意此公 1995 年在台湾真相新闻网主持一台电视节目，招牌居然唤作《李敖笑傲江湖》！还不是为了抓眼球提高收视率？如果这四个字不是因为金庸而家喻户晓，电视台以及李敖本人，会给节目取这样一个名号？

至于“任我行”三字，更是“通俗”到不行，但王安石诗谓“看似寻常最奇崛”，而“洪七公深知真正的烹调高手，愈是在最平常的菜肴之中，愈能显出奇妙功夫。能在平淡之中现神奇，才说得上是大宗匠的手段”，别人不好说，如果是让我自己来刻画一位倜傥骄狂纵横不拘、霸气才情笼盖一世的邪教领袖并在其名字中体现这一性格特质，恰恰选中“任我行”三字的几率，很低，而接近于零。我可能让他叫“魏我行”“杜我行”，或是“任余行”“任吾行”，又或“任我为”“任我飞”……

有人为自己子女或小说角色取名，看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而又意蕴深永妙趣天成，总为其人腹笥甚广，方能厚积薄发至此。

1932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先生以小说人物名“孙行者”为上联求对，一时舆论大哗，以“倒退”“复古”相讥。陈先生此举之立意，在他《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说得明白：

测验之标准……此方法即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从某氏似乎很随意地为他的子女（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其实也算小说家的子女）所取“不逾四字”的名号上，其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亦约略可见也。

二

“笑傲江湖”“任我行”皆取自《西游记》，大有可能。

但非绝对一定。

天下事，难言哉！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而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有可能。

我在《破译金庸密码·题记》中曾举一例：

钱玄同自作聪明，断定许广平的名字与唐代名相宋璟有关。因为宋璟字广平，许广平又自号“景宋”，钱玄同认为那是“景仰宋广平”的意思。不料鲁迅起而痛驳：“许公的母亲姓宋，因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地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疑古玄同”先生的失败，足证：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

有鉴于此，无论我对金庸笔下某一二名物的猜测多么有把握，仍自知：猜测，只是猜测。

《围城》中方鸿渐的名字出自《易经》“鸿渐于陆”，赵辛楣则出自《楚辞·九歌·湘夫人》“辛夷楣兮药房”。这两项推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至于那位号称“局部真理”的鲍小姐之姓氏，居然也有典故存焉：

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这一点，如果不是由钱夫人杨绛女士指出，怕很少人能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会自觉太牵强，且无从确证。

此之谓：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有可能。

因此，有些猜测我自己都觉得牵强，还是会把它作为第二、三种可能，写入文中。

谁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呢？——自然，也可能密云不雨、亢旱三年。

《孟子》记录了齐宣王给老孟所下考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而《论语》中的孔子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者连读，胡解孔孟：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只是切不可自信太过，自以为天纵英明，我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对金庸的解读未必准确，俺早自知。某些朋友则貌似掌握了绝对真理，认定它们完全符合金庸本意，则鄙人只有浩叹：莫非月光宝盒重新降临人世，俺何其有幸，居然目击了全知全能的皇天上帝？！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自己装扮成金庸或其他任何作家的唯一指定代言人以及预备役（或现役）的转世灵童，都是极端可笑的。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金庸小说情节与名物的解读，提出了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自知仅是臆测，未尝妄自尊大认定其必为不刊之论，却也不敢妄自菲薄至于稍遇质疑便亟亟认错。

三

误读无罪，错解有理！

余英时先生认为：

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于五十步而已。传说19世纪英国大诗人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革命》）

《韦小宝这小家伙》中，金庸试图分析一下自己创造的这一人物形象，谈了很多。但他又说：“这里的分析半点‘权威性’也没有，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完全还原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虽作者本人，也不能够，何况我辈读者？

自我感觉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其结果，就能完全避免“误读”？

自知不可能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读者（如我），当然也会“误读”。

我不认为后一种比前一种，必然更“误”。

“误读”既无可避免，以不过分脱离文本为前提，则钱锺书所言“作者……寓意，只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也是集》），就成为最正确最恰当的态度。《谈艺录》中，钱先生又称述清人谭献的看法：“甚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西方之“接受美学”，大体与此同意。

四

还有一种说法：“要真想这么多，那金庸写小说时岂不累死？！”

太熟的东西，根本无须刻意去“想”。我们签字时，似乎并不需要像欧阳锋老先生那样开动脑筋费力去想“我究竟是谁，叫什么名字”，再亟亟翻查出生证、身份证、户口本以核实自己的名姓，这也太过具有“实证主义”精神了。

我算“三乘以七”这样的数学题，可以不过脑子，张口就来，不会“累死”。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是金庸小说的资深读者之一。我不担心金庸写小说想多了会“累死”，就像我从不担心陈先生解决那些数学难题会“累死”一样。陈先生对微积分，只怕比我对乘法口诀更熟悉。

我举重到五十斤，已经感觉吃力，但不敢由此认定五十斤即是人力的极限。

人的天赋才分、人生阅历、知识储备，不尽等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此蒙叟之所以兴叹也。

我曾经引用过《山海经》《淮南子》中的不少文字，尝试证明“日月神教”总部“黑木崖”的命名跟远古神话“太阳下有扶桑、若木”等记载有关。一位好朋友垂询：“刘兄，金庸写书时，会考虑这么多吗？”

当时答复如下：

我的猜测未必正确，如其正确，则金庸只需联想到中国上古神话中“日下有木”就够，绝对不必把这些树木各叫什么名字都回忆一遍，而“日下有木”对金庸那一代学人来说是基本常识（再上一代人旧学方面的修养就更不得了，鲁迅读《山海经》时大概不满十岁），我做猜想，才需要把相关记载尽可能多地开列出来，增加一点说服力。

著书翻恨古人多！2000年的文化积淀，太深厚，后世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难！这一影响，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毒”，就像金庸所言：“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

当时不知，事后惊觉，这种情况最起码金庸有过三次，一次见于《射雕英雄传·后记》：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

另一次，则见于他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

我在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

照经》一事，和《基督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几年前，金庸在台回答读者提问，更加坦诚：

施爱东先生分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桃花岛求亲、黄药师考以三题的情节，出于我国呆婿的民间故事，我写作时心里无此意会，但他一加分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施爱东先生分析《天龙八部》中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的影子。他的分析很好。

艺文之事，借用人家的东西而不自知，很普遍。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刘心武先生“梦中得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自己感觉还“挺有诗味儿”，醒后赶忙记下，而在“意识的深层”又怕与古人暗合，查了资料，查来查去，最后认定古人没写过这句诗，“便只好坦然地将其版权归于自己”。

把大诗人黄山谷的名句归到自己的版权页，这种事，金庸还没能力做到。

不过，只要作者读过某书，而此书的情节或名目又与作者的作品有极大的相似，我们因此说他可能受到此书影响（管他承认不承认），不算太冒险。文化影响上，稍稍实行一点“有罪推定”，不会出人命吧？

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受到前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影晌，怎么也不算丢脸的事。伟大如歌德，于此从不讳言。也许，如歌德般伟大，才会坦承：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直到我们过完这一生。……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歌德谈话录》）